

杜魯門回忆录

第二卷

考驗和希望的年代

1946-1953

哈里·杜魯門著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杜魯門回忆录

第二卷

考驗和希望的时代

1945—1953

哈里·杜魯門著

李石譯

(供内部参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Harry S. Truman
The Memoirs of Harry S. Truman
Volume Two

*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1946—1953

Hodder and Stoughton, 1956

根据英国霍德与斯托顿公司 1956 年版译出

• 供内部参考 •
杜鲁门回忆录

第二卷

考验和希望的年代

1946—1953

〔美〕哈里·杜鲁门著

李 石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交道口南三条三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五) 2.5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9 · 字数 455,000

1965 年 1 月第一版 1966 年 6 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 · 745

出版者的話

哈里·杜魯門于1945年1月任美国副总统，同年罗斯福逝世后继任美国总统。本书是杜魯門自1945年4月12日就任总统至1953年1月卸任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主要記述当时重大国际和国内事件以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活动。作者以較大的篇幅叙述了他本人在分裂德国，占领日本，干涉中国内政，扶植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提出并实行“杜魯門主义”、“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的叙述是片面的、虚伪的、反动的，但是也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窃取各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果实、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一些情况。为了帮助讀者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动本质及其重要措施，我們將本书翻譯出版，以供参考。

本书分两卷，第一卷《决定性的一年》，叙述的时间从1945年4月到1945年底；第二卷《考驗和希望的年代》，叙述的时间从1946年到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止。

中譯本根据英国霍德与斯托頓公司1956年版本譯出。第二卷基本上照原文譯出。为了节省篇幅，我們只刪去了原书第三十章《海底石油》和其他章节有关生活瑣事的叙述部分。

1965年1月

目 录

第 一 章	控制原子能·····	1
第 二 章	問題和計劃·····	19
第 三 章	第一个預算·····	36
第 四 章	国防和情报·····	53
第 五 章	馬歇尔在中国的使命·····	70
第 六 章	俄国人在滿洲·····	86
第 七 章	援助希腊和土耳其·····	105
第 八 章	馬歇尔計劃·····	125
第 九 章	柏林的封鎖·····	137
第 十 章	巴勒斯坦問題·····	151
第 十 一 章	巴勒斯坦的分裂·····	164
第 十 二 章	以色列的誕生·····	179
第 十 三 章	再次参加竞选·····	197
第 十 四 章	費拉特爾費亞代表大会·····	218
第 十 五 章	竞选运动和胜利·····	241
第 十 六 章	第四点計劃·····	264
第 十 七 章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280
第 十 八 章	美国农业計劃·····	306
第 十 九 章	共产党的顛覆活动和政治迫害行为·····	314
第 二 十 章	氢弹·····	343
第 二 十 一 章	三八綫·····	369
第 二 十 二 章	朝鮮受到侵略·····	386

第二十三章	在威克島与麦克阿瑟的会見.....	408
第二十四章	共产党中国的干涉.....	435
第二十五章	艾德礼首相在华盛顿.....	462
第二十六章	朝鮮的危机.....	484
第二十七章	麦克阿瑟將軍的召回.....	505
第二十八章	朝鮮停战談判.....	528
第二十九章	鋼铁危机.....	544
第三十章	1952年的总统选举.....	561
第三十一章	政权移交艾森豪威尔.....	580

第一章

控制原子能

在最初几个月里，我发现一个人当了总统就好像骑上了老虎背。他必须一直骑下去，不然就会被老虎吞掉。1945年繁忙得出奇的九个月教导我：一个总统要经常驾驭局势，如果躊躇不决，局势一定会反过来驾驭他。我自始至终没有感觉到我可以偷闲片刻。

没有担任过总统职务的人，决不能真正了解当总统的滋味，即使是总统的最亲密的助手或家属，也不能真正了解。缠在他身上的职责的链条是没有尽头的，人们决不会让他忘记他是个总统。我相信人性的善远远超过它的恶，而政府的任务就是发扬人性的善；在1945年就是这种信念促使我一直往前走。

我生性不善于突然地或轻易地作出决定，在作决定以前，我需要尽可能掌握一切材料和情况。不过，一旦做了决定，我就不再操心了。我曾经训练自己在历史中寻找先例，因为我常常本能地在历史中寻找我要做的决定的结局。这就是我常常翻来复去地阅读历史的原因。一个总统必须应付的问题大多数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在上两次残酷的战争中，我们看到极权主义侵略者被打得无条件投降。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倡议并致力建立了联合国组织，希望能防止使人类遭受无穷灾难的战争。我曾经在波茨坦会晤丘吉尔、艾德礼和斯大林，努力促使三大国更密切地合作。

但是，尽管我再三努力，同俄国还是越来越难以相处。胜利已经把—一个难以对付的战时同盟者变成了一个更加麻烦的和平时期

的伙伴。俄国为了达到帝国主义的目的，似乎蓄意要利用那些被战争打得支离破碎的邻邦。在远东，国际力量的均势整个起了变化。欧洲大多数国家破产，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忍饥挨饿，只有我们国家能够去帮助他们。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紧急的救济措施，还准备尽一切力量设法防止人类的浩劫。

我们现在负荷的经济和财政重担压得我们步履蹒跚。从战争时期转到和平时期的调整工作即将完成，我们进行得既周密又有秩序。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十分顺利地发展，在几百万军人陆续复员的情况下，还做到了和平时期的充分就业。我们正亲眼看到美国在变成一个空前强大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

但是，1945 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大得使我们同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件事的后果、结局和问题。这就是原子弹。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控制核子能的秘密。我现在的职责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在利用和控制原子能的问题上，我必须作的决定和要向国会提出的政策很可能影响文明的未来发展。这将是希望和严重考验的时期的开端。

关于控制原子能的议案已经提交国会。那就是在日本投降日过去后不久拟就的梅—约翰逊议案，它提出了军事方式的解决途径。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永久性的“曼哈顿区”，由军事部门控制。

在 10 月 3 日送交国会的咨文中，我十分强调和平时期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原子能不应当由军事部门控制。1945 年秋天，参议院各委员会在有关原子能的议案由谁处理适宜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致使立法程序被拖延了下来。这场争论的基本分歧点是：这种新的力量究竟首先是一种军事武器，还是一种和平建设的潜在动力资源。

参议院成立原子能特别委员会以后，这场立法争论终于得到

了解决。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康涅狄格州的参議員布里恩·麦克馬洪，一个忠誠而有天才的公僕；在拟訂原子能計劃的立法工作中，他的領導作用值得大大表揚。

11月30日，我送給掌管原子能計劃的几个官員一份备忘录，說我认为梅—約翰遜議案应当修正，应使民用占优势；同时我向参議員麦克馬洪指出由文官控制的必要性。麦克馬洪同意設法修改議案。然而，几天以后，他提出一个任命案，建議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也参加原子能特別委员会。軍事部門强烈地感觉到控制原子能的发展事宜如果不归他們直接管轄，也应当由他們主持，他們正强硬地向国会提議这样做。

12月4日在我的办公室举行會議。除了派特遜、福萊斯特爾和参議員麦克馬洪以外，格罗夫斯將軍也在場，还有度量衡局长爱德華·康登博士和原子能委员会顧問詹姆斯·紐曼。

我請他們每个人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我表明我的态度，我說整个計劃及其执行应当由文官控制，政府应当壟断原料、設備和生产过程。

12月20日参議員麦克馬洪提出参議院第一七一七号議案，实质上，这个議案就包括这个解决办法。12月27日派特遜部長提出一份备忘录，說明他的看法和他的一些反对麦克馬洪議案的顧問們的看法。我十分仔細地加以研究以后，在1月23日答复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我提出这份备忘录，坚持由文官控制。

“陸軍部長在12月27日提出的备忘录說明他和临时委员会的一些委員对我的关于梅—約翰遜議案的特別修正案的建議的看法。

“經過仔細考虑以后，我断定11月30日我的备忘录中的建議应当坚持，不加修改。

“我請你們注意下面特別重要的几項。

“（一）国会为控制原子能成立的委员会应当完全由文官組成。这既符合美国现有的传统，也有法律根据，我国法律明白地禁止武装部队现役人员在政府部門担任其他职位。梅一約翰遜議案的这些条款需要修改。依我的判断，原子能問題也沒有理由违背法律。

“我同意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可能需要武装部队人员在政府部門担任一些特别适合他們的經驗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可以像过去一样，通过特别的授权立法。不过，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的措施，只有在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国会才会采取。

“（二）在我看来，一切分裂性物质的占有、生产和处理都由政府实行绝对的壟断是必要的。当然，分裂性物质同可以产生分裂性物质的原料是要区别开的。所謂分裂性物质，我指的是鈾 235、釷或者富有鈾 235 和釷的任何物质。

“我承认，对分裂性物质实行严密的控制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同由政府壟断在应付国际問題时的好处比較起来，或者同允許私人拥有或生产这些关系重大的物质的危险比較起来，那是很小的；这些物质的应用是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全的。原子能应当为人民造福，应当尽可能广泛地为人民服务。只有由政府壟断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原子能为社会謀福利。

“（三）我坚持这些原則，并认为必須給私人充分机会享受原子能方面的各种发明的专利权，必須調整特許权使用費，使之公平合理。这些条款将保证原子能广泛地为公众服务，同时保留特許权的鼓励形式，以維持私营企业的利益。

“虽然我只談談 11 月 30 日我的备忘录中的三个要点，不过，我认为备忘录中的各項建議都有必要坚持。

“应当通知众議院軍事委员会主席和众議院的領袖們說明政

府希望重新提出梅—約翰遜議案以便予以修正，如不能，就不要在眾議院改變該議案的現狀。

“我還希望，政府官員們在國會各委員會里或者在同國會議員們討論有關原子能立法的時候，不要發表同我 11 月 30 日的備忘錄中提出的並在這裡加以重申的各點相矛盾的意見。

“哈·杜”

由文官控制原子能的議案碰到許多困難。提議由軍事部門控制的人在國會中有許多朋友，參議員麥克馬洪要使人們支持他的措施真是煞費了苦心。2 月 1 日，他差不多花了兩個鐘頭同我在白宮討論他的困難。

為了公開支持參議員麥克馬洪的議案，我給他寫了這封信，並拿出去公開發表：

“親愛的參議員麥克馬洪：

“你征求我對參議院一七一七號議案，即有關國內發展和控制原子能的議案的意見。我願意在這時把我的想法告訴你，因為我認為，不論是從我們國家的福利的角度，還是從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極端重要而且迫切的問題。

“我很贊同你們委員會在審議原子能問題的意見時那種仔細的不偏不倚的態度。我相信，這種符合民主傳統的審議已經幫助人民對這樣的立法要碰到的問題獲得比較透徹的了解。

“你會記得我在 1945 年 10 月 3 日向國會提出了一項特別咨文，呼籲通過立法來確定國內控制原子能的政策。從那以後，我用了相當多的時間來進一步研究這個極端困難的問題。另外，我還研究了一些技術情報和人們在審議會上所發表的意見。因此，我覺得我已經考慮成熟，可以比過去較為詳細地提出我認為正確的

原子能立法所必不可少的內容：

（这封信接着提出前面談到的致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的備忘錄中的三點意見，三點的次序和先前一樣，詞句也幾乎一樣。信中接着寫道：）

“（四）我在10月3日的咨文里曾經寫道：

“‘我們的科學和工業之所以發達，根源在於我國所特有的自由研究的精神和自由企業的精神。……（這）是我們維持科學和工業的卓越地位的最好保證，而科學和工業正是我們民族幸福的依靠。’

“這方面的立法必須保證獨立進行研究的真正自由，必須保證對傳播情報的控制不致於阻礙科學的進步。

“原子能立法還應當保證原子能委員會的研究工作和現在國會考慮設立的全國科學基金會的研究工作兩者互相配合。

“（五）上述有關我國控制原子能的條款，每一條都大可促進國際上達成一種安全有效的協議，使原子能的利用最終只限於和平和人道的目的。原子能委員會應當有辦法立即執行關於觀察和監督分裂性物質的生產、情報的傳播和此類國際活動地區的任何國際協定。

“我覺得以最快的速度制訂我國有關原子能的正確立法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國內和國際上的一些頭等重要的問題都決定於這一行動。

“歷史上榮譽的地位正在向你們委員會——為我國人民和全世界造福無窮的立法的首創者招手。

“忠誠的，

“哈里·杜魯門

“1946年2月1日”

关于制訂国际上控制原子能的計劃問題，已在同一時間提交由国务卿貝尔納斯指定的一个特别的政府委员会。

1月14日的国情咨文重复了我們通过联合国組織发展有效的控制的願望。我派出参加1月間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正式會議的代表团受命設法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这是履行上月在莫斯科所达成的協議。

英国人，当时是主人，向大会提出了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計劃，这个計劃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于1月26日获得通过。大会同意这个新委员会的第一次會議于1946年6月14日在紐約举行。

当联合国正在考虑成立一个机构来討論控制原子能問題的时候，国务卿指定的委员会已訂出一个控制原子能的計劃，这个計劃可以在联合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开会时向它提出。

这个委员会有五个委員：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任主席，和他一起工作的有前陆军部长助理約翰·麦克洛伊，还有同发展炸弹关系最直接的三个人：范尼伐尔·布希博士、詹姆斯·康南特博士和萊斯利·格罗夫斯少将。

有一个顧問团同这个委员会合作并为它服务，顧問团的任务是分析和鉴定一切有关国际控制問題的事实，并提出建議。顧問团的主席是田納西工程管理局的主席戴維·李連塞尔。团員有：新泽西电话公司總經理切斯特·巴納德、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蒙山多化学公司副經理兼技术指导查尔斯·托馬斯博士和通用电气公司副經理哈里·溫。

这个顧問团工作得很出色。它透徹而細致地研究了問題的各个方面。它的报告得到上級委员会的一致通过。这就是人們常提到的艾奇逊—李連塞尔报告，它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献。

3月21日，我从国务卿貝尔納斯那里得到这份报告。那时候已經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控制原子能的問題有一定的影响。

3月8日，参議員麦克馬洪到白宫来报告，說他提出的原子能議案即将遭遇新的困难。参議員范登堡将对这个議案提出一項修正案，修正案提出要成立一个軍事聯絡局；实际上，这个聯絡局和建議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員會是重复的。它可以先于联合国原子能委員會了解一切事情，它有权在它所选择的任何时候坚持同联合国原子能委員會商量事情，它有权将联合国原子能委員會采取的它认为“影响国防”的任何行动提請总统注意。

3月12日，参議院原子能委員會通过了這項修正案，参議員中只有麦克馬洪一人投票反对。第二天，同样多的人投票通过了一篇略經修改的說明书，投反对票的又只有麦克馬洪一人。

這項修正案将会取消文官至上的原則，按照這項修正案，軍事部門有权否决原子能委員會的工作。軍事部門要求这种否决权的理由是：維護国家的安全首先是武装部队的任务。但是，这种說法是錯誤的。維護国家的安全和国防是一种有系統的关系政府各部門的职責；而交給軍事部門的只是它的許多方面中的一面。

3月14日，在記者招待会上我就这一点发表談話說：

“我不认为一般公众甚至国会人士都清楚地了解由文官控制这个委員會的含意。我曾經努力在2月2日的信中把这一点說得十分清楚。我的意見是这样：軍事部門当然要起重要的作用，应当同它商量；但如果认为只有軍事部門能够保卫国家的安全，那就錯了。直接对总统負責的文官組織应当担負平衡地大力发展原子能的全部責任，以利于維護国家的經濟利益、国家的安全、以及保持对其他国家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明确的立場。現在，总统首先是美

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他所直接管辖下的文官委员会，决不会妨碍武装部队的正常职务。”

3月16日我同国务卿貝尔納斯議論国会是否会通过一項原子能法，腰斬我們在原子能方面促进国际合作所进行的努力。我們应当設法將我們关于国际控制的計劃提交联合国，而不受国内法律的妨碍，以致我們不可能参加这个管制。

貝尔納斯對我說，委员会准备随时提出报告。他建議我們提出一个在国内外都有威望的发言人。在我看来，伯納德·巴魯克这人正合适。理由有好几个。其中之一便是巴魯克在參議院里很受人尊重，而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同政府控制原子能的計劃的关系可能有助于消除国会中反对麦克馬洪議案的一些意見。近几年来，巴魯克在国外建立了許多友誼，包括同丘吉尔的友誼；而且，他老早就享有“政界元老”的声誉。我去拜訪他，希望他还会給我們要向全世界提出的建議增加份量。

3月18日，宣布了对巴魯克的任命，报界的反映很好。当天，我和国会“四大巨头”会晤的每周例会完全用来討論麦克馬洪議案。我說明了当初制訂这个議案的理由，并且說我是不会同意任何不受文官控制的法律的。

貝尔納斯給我带来艾奇逊—李連塞尔报告的最后草案，我立刻坐下来研究。然而，这份报告通过非官方的途徑落入报界之手。它使巴魯克很不安，他要求見我。他来了，交給我一封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

“您这样信任我，任命我为美国駐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这在我当然是十分感激的。我既不低估这个荣誉，也不低估这个責任；不过，在我把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以后，有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忧虑，所以，我想同您討論一下这些事情。据我的理解，我的

責任和權力現在只是直接或者通過國務卿按照您的指示在聯合國組織內執行美國關於原子能的政策。我看不出我有什么參與制訂政策的責任或職責。

“艾奇遜先生領導的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在報紙上發表以後，我不得不注意這種情況。我沒有低估發表這個報告在美國和在全世界的影響；在我還沒有機會仔細研究這份報告以前，我不能表示我個人對它的具體意見，國務卿貝爾納斯轉給我這份報告的信說：副國務卿領導的委員會一致同意這份報告。這就使這份報告十分接近美國政府的政策的範疇。

“我知道一般公眾認為我將同決定我們的原子能政策的工作發生密切的聯繫。這種看法沒有法律基礎，現在副國務卿領導的委員會的報告已經發表，它的內容將大大影響政策的決定。雖然前幾天我只能粗略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但已相信這份報告將成為人們議論紛紛爭辯不休的題目。這份報告的發表（我知道是沒有經過官方批准的）並不會減輕局勢的困難。

“就是這些事情使我感到煩惱，我想在我自己還沒有最後肯定在這種局勢下我能不能對您有用之前，先和您談談這些事。我需要多一點時間來考慮。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您能通知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將確定我的任命的任何行動推遲一些時候，等我有更多一點時間把事情考慮一番再說，這樣就可以避免各方面的困難。

“尊敬您的，

“伯納德·姆·巴魯克

“1946年3月26日”

我首先向巴魯克先生解釋：艾奇遜的報告明顯地表明是一份工作草案，不是經過批准的政策文件。我還告訴他說，要他在聯合

國內執行的政策都將是經過我批准的。我指出，依照法律，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都要受國務卿的監督。我告訴他，當然，國務卿可能會要求他幫助草擬政策的建議，供我批准，不過我不打算給他擔任不同於駐聯合國的其他代表的任務。

巴魯克先生接着去見國務卿貝爾納斯，貝爾納斯後來告訴我，他給巴魯克一封信概述他的職責：

“親愛的伯·姆：

“我在總結了4月18日我們討論的問題以後（當時漢考克先生和塞耳先生也參加了討論），已經請你幫忙在我同總統決定美國的政策的時候給我一些建議；你代表美國出席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將以這項政策為指針。

“你說依照法令你不必參與政策的決定。事實是：依照法律，政策由總統決定，而經過我傳達給美國駐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代表。不過，我知道實際上總統在決定政策時一定會征求我的意見，而我呢，也會征求你的意見。這就是我要求你充分研究這個問題的原因。

“我已經告訴你，我很滿意在艾奇遜先生領導下準備的報告，人們已經叫這份報告為國務院的報告。不過，我告訴你，我並不認為它就是這個問題的結論。相反地，你在考慮這問題以後提出的任何意見，我都將予以仔細的考慮。

“我已經建議，你陳述意見應當不拘形式。我希望你在研究的过程中隨時給我提意見。我這樣提出建議，是因為我隨時都可能被叫去同總統討論這件事。我願意向他，或同你一起向他提出我們認為對他考慮這個問題有幫助的任何意見。

“不必作正式報告。決定政策的是總統。你和我可以向他提出建議，正如我在其他許多問題上向他提建議一樣。決定政策是